

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
Jing Mei San Wen

精美散文

人物画像



经典收藏

共赏精美散文，透过名家笔触，感受唯美。翻开本书的那一瞬间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享受阅读之乐、感知之乐、人生之乐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美散文

人物画像

主 编：卉 放

编 者：许靖江 张国彦 乔化永

沈 凌 包丽珍 陈 姝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物绘像 / 卉放等编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0.1(2010.2 重印)

ISBN 978-7-5306-5530-6

I. ①人… II. ①卉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697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0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20.00 元

前言

写作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环节,也是考场夺魁的重点。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呢?综合平时老师讲的和一些著名作家们总结出的经验,不外乎是要阅读名篇佳作、观察生活中的细节及勤动笔练习,并注意遣词造句、语法等等。但问题是学生课业负担加重,学习压力过大,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广泛的阅读和练习,这就难免在写作方面丢失自己的优势。

针对学生们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,我们委托了有丰富教学经验且在教学一线的老师,从历年出版的《散文》月刊中,精心编选了《仰念大师》《开拓视野》《自然之歌》《域外风情》《青山绿水》《爱国情怀》《科普新知》《生命之歌》《童年忆想》《乡情难忘》《四季之歌》《人物绘像》《议论风生》《友情温馨》《天下民生》《抒情短章》《幽默趣闻》《亲情永恒》十八本适合学生阅读与写作的分类散文。

之所以从《散文》中选编,是因为它是专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刊物,文章大多短小精炼,适合学生学习;再是许多著名作家和大批优秀散文作家都曾在《散文》发表过文章,均适合学生借鉴和模仿;再是《散文》的文章题材广泛,贴近生活、实用,解决了广大学生的接触社会少、生活面窄、写作题材少的问题。

本套书题材广泛,有记叙亲情友情的,有描绘祖国山川的,有议论世间百态的,有摹写人物影像的。每册都是按照专题选编,基本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,这从各册书名就可以看出。这可以引导

青年读者朋友尤其是学生贴近生活,观察生活,在行文写作中明确写作主题,简便迅速快捷地找出写作素材,以锻炼、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水平。

本书分类明晰,像叙事类的《仰念大师》《童年忆想》;写景类的《青山绿水》;抒情类的《抒情短章》《爱国情怀》;议论类的《议论风生》;写人类的《人物绘像》,还有《科普新知》《幽默趣闻》其他类别。在《亲情永恒》册里又分母爱篇、父爱篇,祖孙情、家人情、夫妻情、手足情、亲戚情等。《四季之歌》册里又分春之歌、夏之歌、秋之歌、冬之歌等;《人物绘像》册里又分劳动者群像、知识者群像、女性群像、老人素描、孩子小像等,使之按类查找方便快捷,基本上囊括了写作、摹写、练习的各个方面。在每篇文章中,还用色块标出了精彩句子,学生翻阅、检索起来非常方便。

由于本书编选的范围比较广,不但适用于初、高中生,对于一般大学生和喜好写作的读者也非常实用。

因本书的文章都是在《散文》月刊上发表过的,此次选编时,对所选文章的作(译)者都已寄发过稿件征询信,大部分作(译)者都有回复。但由于《散文》发刊30年,时间跨度大,且由于种种原因,有些信件被退回。如该文章的作(译)者看到此书后,请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联系。敬希谅解。

编者

目录

Contents

劳动者群像

勇敢的“黑旋风”	章 林 / 2
军魂	肖 平 / 5
剃头匠堂兄	吴从垠 / 9
西北汉子	畅 岸 / 12
乡村才子	赵春霞 / 16
飘行者(节选)	晨 义 / 19
纤夫之歌	周 嘉 / 21
姑父的蛇店	陈若曦 / 26
小圃	王太吉 / 29
牧马人其木德	[蒙古族]莫·阿斯尔 / 33
奇人大冯	苏 北 / 37

知识者群像

深院尘稀书韵雅	葛昆元 / 42
生命,在希望中奉献	梅 洁 / 44
眼睛中的冷光	王延龄 / 49
我的师长	蒋 力 / 52
孩子王	周远非 / 55
珍贵的遗物	左 森 / 58

女性群像

香柳	左 森 / 64
沙枣	谭方辉 / 68
六婆	[苗族]杨 雄 / 71
辣椒娘	王静平 / 7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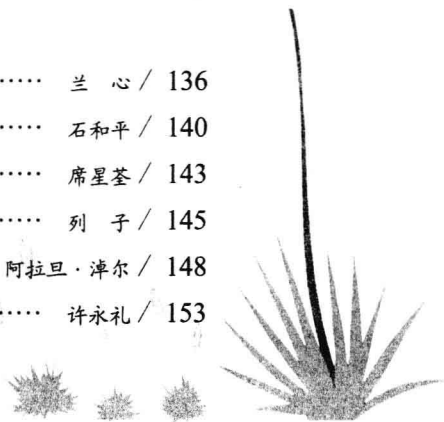
红囍字	张新果 / 79
大山里来的小女子	廖华歌 / 82
我妹脩云——严家的自闭儿	[台湾]华 严 / 85
端庄的乔治娜	圣 桥 / 88
未长开的凯瑟琳	圣 桥 / 92

老人素描

乡里旧闻(节选)	孙 犁 / 98
卖酱油的老人	冯慧莲 / 101
他眷恋着这片山林	王耀东 / 104
彩色风转	谭亚新 / 107
快乐大叔	张慧萍 / 112
撒网人	履 霜 / 115
拾贝老人	熊述隆 / 117
老迂头	何 以 / 120
周大爷守夜处	雷平阳 / 124
晚钟悠扬	补巴石 / 128
热泪	[日本] 山崎朋子 著 李大山 译 / 132

孩子小像

卖哨子的男孩儿(外一篇)	兰 心 / 136
配钥匙的孩子	石和平 / 140
拾穗少年	席星荃 / 143
阿依登	列 子 / 145
格桑尔	阿拉旦·淖尔 / 148
做好事别脸红	许永礼 / 153



□ 劳动者群像



勇敢的“黑旋风”

章 林

掌声强烈了，他却落了泪。

黑旋风当了几年的车间主任。说他胆大，说他独断，说他只会管、卡、压；众口难调，褒贬不一。黑旋风挺粗鲁：“我一没作风问题，二没偷东西，任他们说去。”

“主任，我看你往后也别那么玩儿命干。”

“你小子来劝降吗？”黑旋风急了，把好心当成驴肝肺。

三楼会议室，青烟缭绕，几十根烟柱不停香火。厂长开口了：“诸位有自告奋勇去的吗？”去哪儿？机修。那车间乱得很，主任几经替换，全败下阵来。大伙啧啧地抽，谁也不言语。

“我去。”沉闷的声音。谁也不回脸，知道是他。爱出风头。会的紧张气氛消失了，于是，发言又热烈起来，都显示自己要为四季度拿下高产而尽力。哐，会议室的门重重一响。他走了。厂长的脸变了颜色。

机修车间年年亏月月亏，数年如此。黑旋风能扭转败局？人们私下议论。

“伙计，有好戏看，热闹的在后头。”

“机修车间亏损是正常的，他这回栽了。”

“栽个跟头算嘛，别让厂长给捋了吧。”

“主任，你看过《水浒》吗？”

“小时候看过。”

“你有些像那‘黑旋风’。”

“哈哈，不敢当。”

不敢当也得当，大伙都喊他“黑旋风”。

“准撤他职，没跑，那小子不知自个儿在厂长眼里是个嘛虫子。”

.....

黑旋风在车间会上，把女统计员批评哭了，因为她每月的统计是一笔糊涂账；又把一名老党员批评得抬不起头，因为他干私活。

“主任，”一名“喇叭裤”腾地站起来，“大伙都知道你厉害，可我们也不是酒囊饭袋！”

针尖对麦芒。“你想干什么？”黑旋风压住火气。“喇叭裤”得意地说：“看见库房那些旧阀门吗？咱俩谁也别回家，看谁修的多！”“行！”

一晃三天，俩人不相上下。“喇叭裤”吃不住劲儿了。

“主任，你家里没……没事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咱俩天天晚上干活儿，多……多那个。”

“嗯？怎么——”

“我……我有……有女朋友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第一回合，出师告捷，颇有些电影里的味儿，然而让不少人笑掉大牙。

“就这水平，还当主任？”

“一点领导艺术都没有。”

“就知道讽刺！”黑旋风又要骂人。“喇叭裤”凑过来，递上支烟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要真动了肝火，就真成了梁山黑李逵，那家伙的确挺蠢，你比他聪明。告诉你主任，大伙说你够意思。前几任当

头儿的，动嘴行，一干活全趴下了。”

黑旋风深深叹了口气。

小汽车上：厂长、黑旋风、司机。

“去哪儿？”厂长问。

“搭车去公司。”黑旋风带上车门。

“别误会，我不是去告状，咱厂的不正之风告也白搭。”

“今几个不是歇班吗？”妻子的话。

呼噜噜，一碗豆腐脑几口便下了肚，他抹了下嘴，去推车。妻子拦住：“不说清楚别出门儿。”他瞅着那两颗泪珠，心软了。

“我被调到一个新车间。”

“不爱听。”

“这车间是全厂的‘老大难’。”

“不爱听。”

“你不是特别喜欢我的魄力吗？”

“那也得看家里家外，你比市长还忙？”

“哎，有个车工，技术在全厂有名，可惜去做买卖了。”

“早回来！”

黑旋风去趟公司，与兄弟厂联系了大批的加工活，车间生产达到了饱和。扭亏为盈……

会议室。厂长开口了。“今天这个会，专门给机修车间开，叫庆功会！”几下稀疏的掌声。

“同志们，”黑旋风站起来，“请大伙鼓掌吧，看在机修全体职工的面儿，给我们鼓掌吧。”

掌声强烈了，他却落了泪。

军魂

肖平

艇长迎风屹立。他的脸像峭岩般严峻，眼睛里像有一股寒气溢出。

跨进军营那会儿，正是富于梦想、憧憬的年龄。我心目中的军魂，是古烽火台上的断剑残矢，是雄关大漠里的孔武勇士，是疆场鏖战中的慷慨赴死者，是绝域征戎时的傲骨凌风者。总之，书本上那些生动描绘过的猛士雄风，成了我钦慕的军之魂。

我被分到了N323号巡逻艇，这是一艘时速七十链的小艇，任务是在依傍古城金陵的扬子江面上，巡守大桥。接我上艇的是个脸面黝黑的人，他是N323号艇的最高军事首领，艇长秦国富。

艇长不太爱言语，平时开会学习，他讲话前甚至先要脸红一阵。使人觉得有点怯懦。确实，他的性格黏黏的，感兴趣不感兴趣的事都不激烈地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新兵中一个高中毕业生，上艇值更没两天，黑板报上写出了一句豪言壮语：“我为祖国守大桥，天上不放过一只鸟，水上不放过一根草。”艇长看了，神情古怪地摇摇头：“大江辽阔，发现一根草可不易哟！”那语气，让人捉摸不透是褒还是贬。

我当上了枪帆兵。那活没啥难的。学了一个月的撇缆，能把缆绳勉强撇出二十多米远。风平浪静的内陆航行，这点技艺足够了。撇缆却是艇长的绝活。三四十米远，他能稳稳地把缆圈套在码头的船碇上。那活儿要练成，得有几年的工夫。

N323号艇每天昼夜两次巡视江面。半年下来，我们踏着江浪巡逻，枕着江涛入眠，俨然像个老水兵了。

这年夏天，汛期到得早。江水猛涨，滩涂上的芦苇、杨柳，被水没得只露了个尖梢梢。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杂草、树木、泡沫，挤挤挨挨地顺流而下。江水翻卷着，呼啸着，发出野兽嚎叫般的声响。码头上的游艇、驳船，都陆陆续续转移到内河港汊避风去了。我们接到通知，要坚守码头，加强江面的巡视。

艇长的眉头拧紧了，脸色阴沉沉的。

他在N323号艇干了八年，熟悉长江的汛期和脾性。他那天在艇舷边站了足有半点钟，望着时不时从上游推来的几条白线，冷不丁地说了句：“这水势还在涨！”

那天夜里，轮到我值更。码头上空荡荡的。江风呜咽，使人竟生出几分寒意！江水像脱缰的野马，咆哮着向下游翻滚奔腾。小艇随着浪涛抛起又跌下，风向标疾速地旋转，发出尖利的哨音。大约是零点左右，我忽然发觉码头哨所的那盏灯变得昏黄了，黯淡了，并像是在波涛间起伏颤颤，离我越来越远。我靠近右舷一看，糟糕！巡逻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飘离了码头。我脑子里下意识地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：“拖锚了！”

小艇正在陷入一个异常危险的境地，风浪将悄无声息地把它拖入黑暗的深渊。我奔进驾驶舱，接通艇长，竭尽全力地大喊：“艇长，拖锚了！”

稍顷，艇长旋风似的卷进指挥台。警铃刺耳地压过了风吼浪啸。探照灯的光柱紧接着划破了漆黑的夜幕。水手们迅疾地奔上了甲板。巡逻艇像一个断线的风筝，在峰谷浪尖上磕磕碰碰地左颠右晃。骤然间涌起的逆浪，随时会把小艇折翻。我紧紧地挨在艇长身边，那颗狂跳的心随着小艇一同震颤。艇长的沉稳使人吃惊。风暴仿佛使他完全变了个样，平时的怯懦模样全不见了。他

定定地站在指挥台里，像铁铸石塑。偶尔船头撞起遮天蔽日般的水花，劈头盖脸地向人砸来，他也毫不躲闪，只依旧把那两束目光，射进漆黑夜幕的深处，射向江水迷濛的远方。猛地，艇长打出一个强有力的手势，命令轮机长：“开俾(chē)……”

拖锚开俾是驾艇巡航人的大忌。可眼下没有动力，小艇就是无根的浮萍，就是任风浪扑打的落叶。稍有不慎，小艇就会顷刻散架，连艇带人，就会被恶浪、激流所吞噬！

小艇启动起来，引擎发出震耳的轰鸣。我刚舒了口气。小艇倏定定地泊在了江面似的，前进不了。“挂锚！”艇长跳下指挥台，奔向艇尾。他要亲自去探个究竟。就在这时，上游一排巨浪扑来，小艇倏地向左打了个横，艇身急剧地倾斜！艇长踉跄着撞向舷边……

全艇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空气，也仿佛在一瞬间凝固。我忍不住大声喊起来：

“艇长！——”

小艇剧烈地摇晃着，从波峰的谷底钻出来。艇长手撑舷杆伫立着，大声斥呵我：

“慌啥！传命令，左舵！”

“啊？！”我像是被申斥呵醒，大声传达了艇长的命令。小艇折返船头，恢复了平衡。刹那间，我感到了羞赧。在艇长威严的声音里，我看到一种坚毅、成熟的力量。

艇长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指挥台，他果断地继续下令：“左舵，前进3！”“起锚！”

小艇在波峰浪谷之中起起落落，脱出旋流，逆浪而上。可锚链怎么也卷不上来。引擎疲惫地发出沉重的闷响，艇尾卷起浑浊的浪花。

风势更猛了，发出瘆人的颤音。洪水啸叫着由远而近，仿佛一支旋律低沉的哀歌，在夜深的江面上回荡，在人心间撞响！

小艇的处境十分危险。艇长抹了一把湿漉漉的脸，发出了泊岸的命令。巡逻艇的引擎吼叫着，在江面上划了个弧，向岸边靠去。

江浪滔滔，江风嘶鸣，引擎的轰鸣声在风声、涛声中变作呜呜的呻吟。

江岸近了。平时泊船的浮动码头此刻成了江中孤岛。栈桥已没入水中。江水在涨！江面瞬间变宽了。浮动码头已不能再泊船，巡逻艇又不能在狂风大作的江面上飘久，怎么办？枪帆兵、轮机兵、通信兵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艇长。

艇长迎风屹立。他的脸像峭岩般严峻，眼睛里像有一股寒气溢出。半晌，他沉稳地把手往下一劈，“抢滩！”巡逻艇绕过随江波起伏的浮动码头，直向江边滩涂驶去。

巡逻艇插进岸边芦苇丛，“轰隆”一声响。船身猛地震动一下，引擎停止了轰鸣。刹那间，天籁静寂得令人心悸。江涛风啸似乎也成了压抑的抽泣。

巡逻艇平稳地躺卧在滩涂上。艇长直愣愣地挺立在指挥台上。好一会儿，他沉着声说：“下船吧，上岸！”轮机长带领大家穿上救生衣，战士们无言地手挽着手。一步三回头地弃艇登岸。

我最后一个离开甲板。回眸望去，艇长站在指挥台上，五星红旗在他的头顶猎猎作响。他庄严地向着艇首、向着五星红旗敬个军礼，双手抓住旗杆上的绳索，湿漉漉的五星红旗在缓缓地、缓缓地降落。我看见，有颗晶莹的亮点，在艇长的眼睛里闪烁。

这一夜真长。一夜间我仿佛成熟了许多。我隐隐觉得，艇长正是我们的军之魂！

次日，广播电台里播出一则飓风消息：“昨天，一场罕见的飓风袭扰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，飓风经过之地，房屋倒塌，树木被连根拔起，道路阻塞，江面上数十艘船舶在飓风袭击下倾覆……。”

电台播出这条消息时，艇长香甜地睡着了，正发出轻轻的鼾声。

剃头匠堂兄

吴从垠

堂兄的晚景挺惨，不是由于他失业，而是由于他的那张唠叨的嘴。

我是从出生第几个月开始剃头的，已经无法考证了。但是，谁第一个给我剃头，我的父亲则可以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我们周边几个村只有一个剃头匠。他就是我的堂兄。

论辈分，我叫他堂兄，论年龄，他比我父亲还大三岁。这位堂兄待人非常和善，只是他一个大男人，却特别爱唠叨。这一毛病为他凄凉的晚景，埋下了祸根。说起这位堂兄的手艺，也实在不敢恭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似乎只会理一种发式。我的一位老师曾将这种只在头顶部位留寸把长头发的发型，讥为“马桶盖”。那些年里，我们周边几个村子里的男性，不论老幼，都是一色的“马桶盖”。外人进了村子，常以为是误进了兵营。真不可想象，听说堂兄的这门手艺是给师娘挑了三年水，挨了师傅三年骂才学到手的。

读小学时，同学们的发型都是堂兄的杰作，没有谁觉得有什么

不妥。上初中后，我们学校离家十多公里，堂兄剃刀的辖区远没有那样大。这样，我和另外三位同学特殊的发型，就大有秃鹤立鸡群之效果，四只“马桶盖”成了同学们创作笑话源源不绝的材料。更要命的是，堂兄对我们这几个在十多公里外读书的“秀才”特别关心，若我们有二十来天未理发，他总会千方百计找上家门来。有一次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，闯进别人的辖区，找到我们的学校。他一边制作他的“马桶盖”，一边唠叨不止，说“不剃头像什么，像个痞子。别人不会骂你，别人会骂我这个剃头的”。无可奈何之下，我们只好在每次理发之后，戴上绿军帽。好在那时流行这玩意儿，因此即使在大暑天里戴绿军帽，也没有人去揭这个“谜底”。

七十年代末，中国压抑已久的商业竞争意识也开始复发了。十几年一贯制的“马桶盖”，就在刚刚萌发的竞争中土崩瓦解了。首先来抢堂兄饭碗的，是他的一个徒弟。虽然他教给徒弟的唯一发式也是“马桶盖”，但徒弟年轻，有的是胆量。他拿着一本《电影画报》对我们说：你看中了哪个明星发型，我就给你剃出来。模仿出来的发型虽说不伦不类，但比“马桶盖”似乎好多了。再说他的模仿能力还是蛮强的，做了几个失败的试验头后，就似模似样了，这样，不光是年轻人坚决不要堂兄剃头，连不少中年人也叛逃出了堂兄的阵营。于是徒弟彻底砸掉了师傅的饭碗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从温州来的两位女理发师，废掉了走家串户的做法，像城里人一样，在村里租间房开起了理发店。这两位女理发师，不但年轻、漂亮，理发技术又好，而且理完发之后，还给人洗头。她们很快又砸掉了徒弟的饭碗。至于后来嘛，理发店改名为美发厅，店级升格为厅级，服务的范围也逐渐从头部扩展到身体其他部位了。当然，价钱也是扶摇直上。等到如我父亲一类享受不了“厅级”服务的老者，再去找堂兄理发时，堂兄的剃刀已经锈坏了。